

【一份艾滋报告和三个“圈内人”】

“圈内人”一:热线志愿者王龙

“曾经一度,只要想起这件事情,我就会睡不着觉。如果那天再加一句……”

王龙几乎是全身心都投在了爱心工作组,没有经费、没有固定办公地点,没有任何报酬。王龙说,“如果能停下来的话,我早就停下来了,可是我停不下来,我给你说个事情吧。”

今年4月的晚上,21岁的小胡(化名)打电话给我,说前两天去献血了,血站打电话给他,说他的血是阳性血,他不知道阳性血是怎么回事。

我知道,他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感染了艾滋,但因为之前发生过一件事情,有个人打电话过来咨询类似的问题,我们的工作人直接告诉他艾滋,结果对方要自杀。我怕小胡受不了,就对他讲,阳性血有三种可能,艾滋病、梅毒和乙肝,让他再去做个确切的检查,并约小胡见面聊。

过了几天,和小胡见面的时候,他很开心,还和我说起他的BF,我听了感觉就不错了,对他讲没有确定之前,最好不要发生没有保护措施的行为。结果,小胡对我说,就在他给我打电话的那个晚上,

他和BF小乐(化名)就发生了一次没有保护措施的行为。

小胡通过爱心工作组再去了一次检测,结果证实确实感染了艾滋病。拿到检测结果的时候,小胡抱住我,边哭边说:“是我害了他,我对不起他……”

后来,小乐也去做了检测,结果证实也感染上了,就是因为那个晚上。

我真后悔,如果那天再加一句“你可能感染了艾滋病”,就不会这样了。

说到这里,坐在记者对面的王龙红了眼眶,“曾经一度,只要想起这件事情,我就会睡不着觉。”从那次以后,如果有人再向他咨询阳性血的问题,王龙都不忘加一句:“在没确定之前,不要发生无保护措施的行为。”

经常有感染者到王龙的办公室咨询,聊完之后,王龙总会给对方一个扎实的拥抱。他想让他们知道,他们没有这个世界抛弃。很多感染者在咨询的过程中没掉一滴眼泪,但在这个拥抱里却嚎啕大哭。“一个拥抱,就会让他们觉得温暖。”

“圈内人”二:被传染的小乐

“当我听到不幸的消息,丝毫没觉得特别的难过,甚至还以调侃的语气跟医生交谈。”

记者联系上了小乐,半夜12点,通过QQ采访了他。印象中,艾滋感染者的思想都是比较灰暗了,但小乐的状态好得让记者诧异。

说起前几个月的那场变故,小乐很轻松,甚至还用了“有意思”这个词,“当时很有意思的,我和小胡经过杭州大剧院门口的献血站,我就提议去献血,结果他去献了,我没献。隔了几天,血站给他电话说有问题,我预感不好,就让他去找王龙。然后,他知道自己感染了。再后来,我去查,也感染了。不过在预感不好之前,我们就有过高危行为。”

从知道自己可能被感染到知道结果,小乐等了两个月,那两个月,可以说是熬过来的。

不过那两个月,他也没虚度,而是在补课,补HIV知识。“这也成为我可以在短时间内恢复状态的重要原因,其实我只用了很少的时间去绝望和难过。当然,那段时间,我也常常失眠,经常在半夜里惊醒,醒来后睡不着,然后就起来上网看HIV相关的知识,几乎每天半夜都会看HIV新闻。现在我也天天看HIV新闻,不过不在半夜看,现在我也不失眠了。”

确诊后,小乐在博客上写了这么一段

“圈内人”三:感染者小胡

他在感染后曾经一度绝望,自暴自弃。

因为是被小胡传染的,记者问:你恨他吗?小乐说:“我不恨他,但我恨无知!”

对于小胡,小乐说:“他在感染后的一些态度让我不能接受,我觉得他不理智,或者说是我太理智了。他在感染后曾经一度绝望,自暴自弃,我很不能容忍这样不懂得珍惜的人,这样的人是死有余辜!”现在小乐已很少和小胡在一起,只是偶尔会打电话问候一下身体的情况。

小乐的博客里,有一段话是写给他妈妈的:“亲爱的妈妈,我是多么想牵住你的手,但是我真的害怕。我很爱你们,真的很爱很爱,但我的担心又是那么强烈!”

【“断背”志愿者的防“艾”记录】

想害100个人的艾滋感染者,成了志愿者

2005年8月13日,浙江同性恋者爱心工作组宣告成立,成为中国首个经省卫生行政部门认可,由同性恋志愿者组成的纯公益性民间组织。同性恋人群是个比较特殊的人群,对外人特别敏感,而“圈内人”进行防艾宣传,效果就不一样了,这被称为“同伴教育”。

爱心工作组发展到今天,已经有了25个成员和300多名志愿者,有在杭州念书的大学生,有在杭州的法国人、澳大利亚人,也有同性恋者,甚至还有同性恋艾滋感染者。

很多感染者聊着聊着就成了志愿者

爱心工作组有一项“创举”,就是开通了浙江省第一条,也是唯一一条同性恋者热线。

每天晚上7点半到10点,0571-85621855,这条浙江同性恋者健康情感热线旁,受过专门培训的志愿者会轮流值守。这条热线在圈内已小有名气。王龙说,同性恋者很敏感,也很脆弱,经常会有轻生念头,如果疏导得当,一条热线可以救一条生命。

热线接到过这样的电话:“我这病(艾滋病)是传染来的,我就一次没戴安全套,没想到就‘命中’了,我要报复他们!我要传染给100个人!”

19岁的小柳(化名)在疾控中心拿到自己的检测结果时,崩溃了——他就发生了一次无保护措施的行为,没想到就感染上了,买彩票也没那么准!

绝望之余,他萌生了一种想法:我要报复!是别人传染给我的,我要传染给别人!

不知道是为自己感到悲哀,还是想告诉别人自己的“报复”想法,小柳拨通了85621855热线。电话接通的一刹那,听着王龙温和的声音,小柳嚎啕大哭起来,说自己感染上了。哭完之后,小柳咬牙切齿地对王龙说:“是别人传染给我的,我要传染给100个人,要死大家一起死!”

王龙赶紧安抚小柳的情绪,“得了这个病并不会马上就死,还有7-10年的发病期,世界上最长的发病期是17年,你好好活着,说不定过几年特效药就研制出来了。”

王龙还约小柳见面,请他吃饭,喝下午茶,带他到浙江最好的医生那里咨询。几次下来,小柳的情绪也稳定了,觉得自己很不幸了,不能把这种不幸带给别人。

之后,小柳加入了志愿者行列,而且还做得非常棒。

志愿者中有不少人都曾经是倾诉者。

还有来自国外的越洋电话

这条热线开通已经两年多了,据不完全统计,到目前为止,已接了4000多个电话,平均每天都会接到五六个。除了省内、国内的,还有来自美国、英国的电话。

今年7月,有个英国的华人打了四十几分钟的越洋电话,诉说苦恼。

他是同性恋者,在国内有个很亲密的同性恋恋人,那人在杭州工作。恋人很爱他,分分秒秒都要紧盯着他。一开始,他觉得挺甜蜜的,时间久了,就觉得透不过气来了。有一次,两人吵架,他一气之下去了上海。恋人从杭州追到上海,因为不知道他住在哪家酒店,就一家一家的找,找了400多家酒店,终于找到了地方。但是很遗憾,就在两个小时前,他已经去了机场,要回英国。恋人又打车赶去机场,但只看到飞机飞离。

他觉得这种爱太疯狂,疯狂得让他透不过气来,才躲回了英国。但恋人的越洋电话会直追英国,只要有空,只要想念了,就会打,不管他是不是在工作,是不是半夜。他在英国开餐馆,妻子和女儿也都在英国,恋人的电话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困扰,他不想让妻子和女儿知道他是同性恋的事实。他想到了分手,但对方这么疯狂地爱着他,他怕一旦说了分手,对方会有更疯狂的举动,甚至自杀。

无奈之下,他拨通了85621855热线。

不仅同性恋者会打这条热线,非同性恋者也会打来。曾经有个妻子打来说,老公是个同性恋,生了孩子后,他们就做着有名无实的夫妻,她非常苦恼;还有一些人,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不是同性恋,于是列举了自己的很多行为,请志愿者帮他分析。